

# 磨磚既不成鏡， 坐禪豈得作佛？

## 坐禪豈能成佛？

唐開元年間（713-741），懷讓禪師駐錫於南嶽時，有天他發現有位道一法師非常用功，平日喜於坐禪，認為是可傳法的法器，他沒有等道一法師來請問佛法，而是主動去探訪他。道一當時就住在離懷讓禪師道場不遠的「傳法院」。

當懷讓禪師來到傳法院，看到道一在打坐時，便問道一：「大德坐禪圖什麼？」（大德你在這裡坐禪，所圖的是什麼呢？）意思是：你想做什麼？你有什麼想法？怎麼都在打坐呢？

道一說：「圖作佛。」（我就是想要作佛！）

懷讓禪師就取來一塊磚頭，在道一所住茅庵前的石板上嘰哩嘎拉一直磨著。道一看了就問懷讓禪師說：「禪師！你在做什麼？」

懷讓就說：「磨作鏡。」（我在磨磚頭作鏡子。）

道一說：「磨磚豈得成鏡耶？」（磨磚頭怎麼可能作成鏡子呢？）

磚頭怎麼能作成鏡子呢？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磚頭與鏡子兩者的材質天差地別，是不可能作成鏡子的！

懷讓禪師開口說道：「坐禪豈得作佛耶？」（那麼，你坐禪又怎麼能夠成佛呢？）

## 打車還是打牛？

道一就說：「如何即是？」（那麼要作佛，怎樣才是正確的呢？）

道一發現懷讓對著他單刀直入地劈了進來，這是一個很嚴厲的劈剖方法。

懷讓禪師對道一說：「如人駕車，不行，打車即是，打牛即是？」（如果有個人駕著牛車，車子不前進時，你認為是要打車子才對呢？還是要打牛才對呢？）

牛車是無情物，真的駕牛車的是牛，但是駕牛車的人是引導這部車子的中樞，他發現車子不動，是要打牛，還是打車？

道一不回答。我想這時的道一開始陷入思惟。這很清楚：如果車子不走，打牛還是打車？有人會笨到打車子嗎？當然是打牛，不然你坐在那裡駕牛車，如何引導車子前進，駕車不都是這樣做的嗎？

道一不回答，應該他很清楚關鍵在哪裡。

## 若學坐佛，即是殺佛

所以，懷讓禪師更主動地對道一說：

汝學坐禪，為學坐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無住法，不應取捨。

懷讓禪師的意思是說：你是為了學坐禪呢？還是為了學坐佛？據我所知，如果為了學坐禪，但修禪並不是只有坐與臥；再說如果你是為了要學坐佛，但佛也沒有固定的形相，另有其他相。所以，對於不停變化的形相，你不應有所取捨。

佛的形相並非全部都是坐著的，也有站立、躺臥、行走的形相，他沒有固定的形相，如果你說：「我只要如佛一般地坐著，就能成佛。」那麼，用個釘子把你釘在佛桌上就這樣坐著當佛好嗎？你看到的外面塑像的佛，都是有固定

的形相，你只要取一個坐相，這是有所取捨的。你現在要學坐佛，只學坐相的佛，變成固定不動的、不會行走的佛，那是不會托鉢乞食，也不會弘揚佛法、接引眾生的佛，這樣對嗎？

所以懷讓說：「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。」（如果你要學會坐的佛，那就在殺佛。）因為佛除了坐著以外，也要行走、躺臥、吃飯穿衣，也要說法接引眾生，怎麼會只有坐相呢？「若執坐相，非達其理」，你如果一直固執在「坐」的形相，就永遠通達不了佛法的真理。

懷讓如此一說，給了道一真正的「甘露」，以更激烈的語言來說即是「當頭棒喝」！他因為這重重的一擊而覺醒過來，打開了心眼。

原來坐佛、坐禪都是有形相的，而佛是無相的，不是只有一個「相」。就如磚頭與鏡子，材質根本就不搭，功能也不相應。車子與牛的譬喻，則是要找到那個真正的，雖有相却是活的佛，這應是你所要的吧！

## 心地法眼能見道

道一領悟了，他頂禮，同時問道：「如何用心，即合無相三昧？」（那麼，我要如何用功，才能符合「無相三昧」？）「三昧」即是禪定，道一還是喜歡禪定的，他想知道如何修持才能達到不執相而離相的禪定？他必須將這個找出來。

懷讓禪師回答他：「汝學心地法門，如下種子。」（你既要學心地法門，就如同播撒種子。）種子要冒芽才能稱為「種子」，如果只是放在倉庫裡或吃進肚子裡，無法發芽就不能稱之為「種子」。種子要會發芽、茁壯、開花、結果，能夠生生不息。你要學的是這種心地法門，是活潑潑的。

懷讓禪師接著說：「我說法要，譬彼天澤，汝緣合故，當見其道。」懷讓禪師的這些話是在勸誡道一現在要學的是心地法門，就如播撒種子，必須要有雨水的澆灌，才能生根發芽。而他所說的即是禪法的要旨，就如普天而降的甘露法水。如果兩者能因緣會合，就應當能看見其中的道理。所以，我們所要了

悟的是那個道理，而不是在形相上。不是要定型的、定樣的，只框定在某一個相上，那是無法契合佛法諦理的。

道一問：「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見？」（道不是色相，為何說能看見呢？）這是道一聽了懷讓禪師的話所生起的懷疑。既然說佛不可用某個形相來框定，那麼，現在所說的「道」同樣也是無形相的，為何要說「看見」呢？要如何去「看見」呢？

懷讓禪師說：「心地法眼能見乎道，無相三昧亦復然矣。」這是說以「心地法眼」才能看見「道」，就是指看到其中的事相、道理與因緣，佛的無相三昧也是如此。

### 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

道一接著又問：「有成壞否？」（您講的這些有生成與毀滅嗎？）這就是在問「道」是否有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，它們是否會生起、安住、變化或毀滅？生成與毀滅即是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，就如人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死亡不等於就是斷滅。我們看著這春、夏、秋、冬，這些事有生成與毀滅嗎？

懷讓禪師就回答說：「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，非見道也。」這意思是說，如果以生成、毀滅、聚集、離散來見道，「道」不是成壞聚散之相，那並不是真正的見道。為何如此說呢？因為「成壞聚散」是無常法，我們看著這世間的變化，日昇月落的交替，春夏秋冬的遞嬗，人也是從生到老死，年復一年，輪迴不已。「道」有其節奏，生生不息、不紊不亂、不生不滅，何壞何成？

真正的「見道」是什麼情況呢？懷讓禪師說了一首偈頌：

心地含諸種，遇澤悉皆萌。

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！

「心地含諸種」的意思是：眾生的心就如一片大地，含藏各種的種子。

「遇澤悉皆萌」，種子遇到甘露法水就會萌芽成長，也就是指各人有各人的因緣，有成佛、成菩薩的因緣，也有成阿羅漢的因緣；喜歡生天的人有生天的因緣，喜歡人道的也有投生人道的因緣。只要遇到合適的水分、因緣與環境，種子就會萌芽成長。

「三昧華無相」中的「三昧」即是禪定，或是你心地的「道種子」。它是無相的，因為它會萌芽，然後開花，又結下一次的果子，有各種轉變的可能。它無法被框定是什麼相，如果它有固定的形相，後面就不可能再來薰陶了。

「何壞復何成」的意思是說「三昧」的花是無相的，怎麼會有毀壞，又怎麼會有生成呢？成了又會壞，壞了又成，眾生相是如此，世間相也是如此，如果執著於這些生成與毀壞的表相，想要見無相的「道」，那就如緣木求魚，永遠都不可得。

懷讓的話打開了道一的視野，當下了悟，整個身心感到格外地超然，於是就禮懷讓禪師為師，於其座下侍奉、親近了十年。在這十年當中，道一對佛法的領悟更加高遠玄妙，爾後創立洪州宗，將懷讓禪師的禪法弘傳於世。

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